



## 春閨夢裏

### ——談《詩經》中的閨怨詩，以〈衛風·伯兮〉、〈王風·君子于役〉為例

● 張垣鐸\*

安史之亂，綿延八年之久(西元 755~763 年)<sup>1</sup>。叛軍所到之處，殺人放火，搶奪民財，田園荒蕪，百業凋敝，人民流離失所，朝廷威力大損，外族乘虛入寇，藩鎮擁兵自重，割據一方。昔日強盛的大唐王朝，從此走向日益衰微的道路。安史之亂平定後，宦官專權，朋黨傾軋，藩鎮火拼愈烈，干涉朝政愈力；加上流寇四起，戰禍連年，朝廷無力討平，人民怨聲載道。大權在握的宣武節度使朱全忠乘機崛起，篡奪帝位，殺害唐哀帝，改國號為梁，結束唐朝二百九十年(西元 618~907 年)的基業，開始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分裂動盪的局面。

詩人文士處在晚唐紛擾崩析，戰役繁重，百姓不得安居的亂世裏，憑著細膩的心思，敏銳的觀察力與憂天憫人的情懷，寫下一篇篇反映時代亂離的作品。陳陶(約西元 812~885 年)，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擅長刻畫戰爭帶給人民的苦難不幸，以及妻子因丈夫久戍在外所衍生的孤寂哀怨，將這兩種悲情寫得悽婉動人，留下四首傑出的詩篇〈隴西行〉，最膾炙人口的是第二首：

誓掃匈奴不顧身，五千貂錦喪胡塵。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。

\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<sup>1</sup>安史之亂，起自唐玄宗天寶 14 年 11 月，終于唐代宗廣德元年正月(西元 755~763 年)，歷時七年又兩個月之久，舉成數以言，曰八年。參見傅樂成：《中國通史》第十四章盛唐的內政(三)玄宗的政治三、安史之亂，(臺北市：弘揚圖書有限公司)，2008 年 3 月，頁 388~393。



詩開頭，以昂揚的筆調頌讚士兵奮勇殺敵，誓死不顧的壯志與豪氣。次句一變，哀悼五千精銳全軍覆沒，命喪異域的悲壯場景；敵人的強悍，戰況的激烈，死傷的慘重，由此可見。三句承次句而來，因敵人強悍，戰況激烈，死傷慘重，以至於士兵成堆的白骨棄置暴露在黃沙滾滾的無定河邊，而無人加以掩埋，讓他們入土為安。這是「可憐」的第一層意義。末句翻筆蕩開，新境別出。現實慘酷愁哀的是，丈夫早已喪命戰場，暴屍河邊；可妻子浪漫綺麗的夢中，他依舊是一個壯志凌霄，豪氣干雲，矯健勇邁的戰士；渾然不知丈夫已是白骨一堆，而猶痴痴等待盼望丈夫早日凱旋，回家團聚。這是「可憐」的第二層意義。妻子記掛懸念遠赴戰場丈夫的深情厚意，思婦等待盼望征夫早日凱旋歸來團圓的祝禱心願，在現實與夢中的強烈對比下，在慘酷愁哀和浪漫綺麗的鮮明映襯中，不禁讓人為之悽惻鼻酸，潸然淚下。

「春閨夢裏」一詞，出自這裏。「春閨」，本是妻子居住的臥室，此處借指「妻子」。「春閨夢裏」，就是「妻子夢中」的意思。《詩經》繽紛豐采的情歌中，信能傳達這種丈夫久戍在外，妻子魂牽夢繫，望其早歸氛圍的，莫過於〈衛風·伯兮〉與〈王風·君子于役〉二詩了。

#### 伯兮

伯兮殫兮，邦之桀兮。伯也執殳，為王前驅。  
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。豈無膏沐？誰適為容！  
其雨其雨，杲杲出日。願言思伯，甘心首疾。  
焉得諼草？言樹之背。願言思伯，使我心痠。

#### 君子于役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？雞棲于埘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！

君子于役，不日不月，曷其有佸？雞棲于桀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括。君子于役，苟無飢渴。

〈伯兮〉，這是妻子懸念遠征丈夫的詩篇。一想到丈夫保國衛民，身先士卒的英武偉岸的風采，忍不住自豪自榮；再想到丈夫久戍在外，歸鄉路遙，忍不住憔悴枯槁；





最後想到相見無期，事與願違，只得借忘憂草以消憂止痛。癡心妄想，情意纏綿，可謂一波三折，層層深入。朱善曰：

首如飛蓬，則髮已亂矣，而未至於病也。甘心首疾，則頭已痛矣，而心則無恙也。至於使我心癡，則心又病矣。其憂思之苦，亦已甚矣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君子之未歸也。<sup>2</sup>

首章，以昂揚奮躍的筆調，敘寫妻子對丈夫偉岸英武、才幹出眾、金戈鐵馬、身先士卒的風采，由衷地欽仰、讚嘆與崇拜。足見丈夫在自己心中的份量地位是無與倫比，沒人可以替代的。

次章，筆鋒一轉，以低緩沉吟的口吻，細訴丈夫東征後，自己無心梳理容妝的慵懶黯淡。廖國棟老師說：

伯東征去了，這位癡情女子的相思之路也隨著展開了，東征的路途愈遠，女子的寂寞之路也隨著愈漫長，於是紅顏便在等待、相思、寂寞中憔悴了。往日那烏黑亮麗的雲鬢竟然亂得像「飛蓬」！在蕭颯的秋風中，蓬草飛舞於空中，是那麼零亂不堪、那麼空茫無依；而這一位盼望伊人歸來的女子，其憔悴的眼神正如飛蓬般空茫無依，其散亂的鬢髮也正如飛蓬般零亂不堪。「豈無膏沐，誰適為容」，二句話道盡了女子對於其所愛慕的人那種執一不二的情懷。而這情懷便如此傳唱了二千多年，今日讀之，仍然令人為之動容低徊不已。<sup>3</sup>

三章，宣洩冀盼夫君如及時甘霖般早日回家團聚，滋潤自己憔悴枯槁的心田，可甘霖久盼不至，炎炎日頭依舊龜裂心田，丈夫依舊遙無歸期的那種事與願違的無奈和心痛。

末章，妄想覓得忘憂草，來消除滿腹愁憂。可草在何處？如何取得？不過是虛幌一招，藉以掩飾自己的相思災疾罷了。

妻子所承受的黯淡、心痛與愁憂，統統在丈夫英武偉岸，金戈鐵馬的豪情壯采下，讓自己心甘情願，無怨無尤，無盡的等待。這正是〈伯兮〉一詩所彰顯出來的一個深明大義的女性的輝光。

<sup>2</sup>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上）【總評】引，（臺北市：三民書局），1982年7月，頁247。

<sup>3</sup> 見廖國棟教授：《古典文學導論》自編講義大綱第三章詩經中的情歌，頁31~32。



〈君子于役〉，這是妻子思念記掛久役不歸的丈夫，盼望丈夫早日歸來團聚的詩篇。詩開頭慨嘆丈夫出外服役，漫無期限。如今，丈夫究竟身在何方？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團聚？自己完全不知，毫無所悉。平常忙碌家事，沒有餘暇想到這些，當一天的工作結束，稍得休息，整個人靜了下來，已是日落黃昏的時刻。觸目所及，雞兒都已回窩，羊兒牛兒也紛紛結伴從山崗草野歸來，足見宇宙萬物，起居作息，都有一定的規律，那麼自己藏之中心，無日或忘的丈夫，難道不想歸來團聚嗎？暮色蒼茫，極目遠方，忍不住雙手合十，對天禱告：「但願丈夫不至於挨餓受渴，早日完成任務，平安歸來。」

全詩絕口不提自己的孤寂不甘，只一味心疼不捨遠方的丈夫，而孤寂不甘的淒涼悲楚卻溢於言表。這正是本詩溫厚委婉的地方。葉嘉瑩說：

中國女性傳統的典型，一向都具有著人類含蓄隱忍這一方面的最高的情操，以最溫柔的心來負荷最深重的傷害和哀愁，而且要做到無怨無怒的地步。<sup>4</sup>

〈君子于役〉一詩的思婦，正是這種傳統典型的女性，詩人說：「花前灑淚臨寒食，醉裡回頭問夕陽。不管相思人老去，朝朝容易下西牆。」（唐·韓偓〈夕陽〉），面對著從四面八方圍籠而來的暮色，面對著即將御臨的幽夜，想起「相見的日子無期，而相待的年華有限」<sup>5</sup>，教自己如何自處？又如何排遣呢？

從上文的解析，吾人知悉，《詩經》能呈現夫妻「春閨夢裏」氛圍，傳達這種丈夫久戍在外，妻子魂牽夢繫，望其早歸閨怨幽情的，莫過於〈衛風·伯兮〉與〈王風·君子于役〉二詩了。

<sup>4</sup>見葉嘉瑩：《迦陵談詩》(1)〈一組易懂而難解的好詩〉，（臺北市：三民書局），1970年4月，頁38。

<sup>5</sup>同注3，頁39。